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八佾篇」第四章。

【林放問禮之本。子曰。大哉問。禮與其奢也寧儉。喪與其易也寧戚。】

『林放問禮之本』，「林放問得不錯，孔子還答覆他，可見問得不錯。禮有吉凶軍賓嘉，吉禮祭祀最重要」，祭祀祖先是吉禮，「這裡舉吉凶二端以包括其他禮」。「從前有五禮，祭為五禮之首。這一章是問禮的根本，孔子執其兩端而答覆林放。」一個是祭祀祖先，一個是父母過世的喪禮。

『子曰：大哉問！』「大哉問」，這個問得很大，問到根本，「人們多是問花果枝葉，你卻問根本，真是大哉問」。「祭祀時的酒為白水」，稱為玄酒，「祭海神、河神，要先祭河神，因為海的本原為河的原故」。這個海，海水都從陸地的河，河水流入海裡，流入大海，所以那個本，根本要先祭河。

『禮與其奢也寧儉；喪與其易也寧戚。』「禮與其奢也寧儉，喪與其易也寧戚，上句是奢與儉，下句是易與戚」。

「喪與其易，俞琰《書齋夜話》，看文講不下去，便懷疑改易為具」，改為器具的具，容易的易改為器具這個具。「禮因為奢華，不如儉省，為什麼不如儉省好？因為祭在誠，祭神如神在，全在心誠，若奢華便少了誠心。若有誠心，誠是禮的根本，如此就可以了。周鄭交質，有人質也無益處，若心誠，白水、水草祭祀也可以。學佛莊嚴佛淨土，佛不希罕好東西，心淨則佛土淨，心莊嚴是真莊嚴。」這一段雪廬老人給我們講出這個祭最重要在誠，要誠心，

不是辦祭祀辦得很奢侈、豪華，奢侈豪華不如節儉（勤儉節省）這樣好。禮關鍵在有誠心，如果奢華就少了誠心，誠心是禮的根本，心誠那用白水、水草祭祀也可以。引用我們學佛、念佛人供佛的供具，佛不需要我們供什麼很好很好的東西，最重要佛希望我們心清淨，心淨則佛土淨，心莊嚴是真莊嚴，心清淨就是真正的莊嚴佛淨土。我們常常念迴向偈：「願以此功德，莊嚴佛淨土」，我們如果心不清淨，我們拿什麼來莊嚴佛淨土？所以供養什麼好的東西，如果心不清淨，也不是真正的莊嚴佛淨土。關鍵在誠心，心清淨，這個是根本，這個是禮的根本。

「易古來就很難解。易，俞琰疑作具」，俞琰《書齋夜話》懷疑這個可能是錯字，是器具的具。「《禮·檀弓篇》云：喪具，君子恥具，喪事一切具備，君子以為羞恥。從前孝子若喪親，語無倫次，心思全在父母身上，若備妥喪具，便去掉了哀傷的心。」就是沒有心情，沒有心情哪有辦法把喪具辦得那麼豪華、那麼好呢？

「《群經平議》以為戚當讀為蹙，迫也。」在《群經評議》這個書裡面認為這裡這個戚，應當讀為蹙，蹙就是緊迫的意思，「意思是說，居喪或失之和易，或失之破蹙」。

「包咸曰：易，和易也。《本郊特牲》示易以敬也，有客來，奏樂；和和順順，有禮又恭敬。示，表示。易，和順。喪與其禮樂和順，不如哀而有餘。」這是引用包咸的註解，還有《本郊特牲》這個書裡面的解釋。

下面，「《朱注》：易，治也。引孟子治其田疇，田地有草而除去」，田地有草，把它除去。「這一句還可以講，但是下文便不能連貫。」如果單講這一句，治其田疇，單講這一句還可以，但是跟下文連起來就不連貫了。

「（按）：《書齋夜話》及《群經平議》兩種說法都是從順」

，順這個文的意思，「可惜涉及疑經改經，文獻不足，應該等來日得到其他資料才來證明」。雪廬老人按這個《書齋夜話》以及《群經平議》這兩本書註解的說法都是從順，可惜改了經文的文字，改了這個文獻資料也不足，應該等到以後有其他資料才來證明。這個雪廬老人也給我們提出來，這個是要有其他資料才能證明，目前還沒有看到其他的文獻資料，所以持一個保留態度。

「上回孝乎惟孝」，上回也講到了，前面「我們平時說：神乎其神、微乎其微、親者不失其為親，故者不失其為故、爾為爾，我為我、君君臣臣的句法都可以證明。包氏所引《郊特牲》，和易以敬，這個意義比較恰當。意思說：喪與其禮和莊嚴，不若哀而有餘」。父母過世了，父母、親人過世了，辦喪事，辦得很豪華、很莊嚴，不若就是不如心裡哀喪有餘，這個才是辦喪它主要的精神，就是禮的精神，也就是禮的根本。以上雪廬老人給我們做了這些分析、說明。

「編書的人也是同類的聚合在一起，連續數章都是責備季氏三家的僭越過分。」這一段話雪廬老人給我們講，這個「八佾篇」一開頭連續數章，好幾章，主要都是責備季氏三家僭越過分的事情，這個是我們要細心來體會。

好，這一章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，阿彌陀佛！